

一截宋牆

牛合群

我上班的地方，就在一截宋城牆的腳下。

我休息的地方，就在一截宋城牆的懷裡。

這座本來功能齊備、完建于抵禦金兵南下的戰時城牆，這座養育了我先人風骨的商賈之地。

我坐化成宋城牆的一株煙草，看那時城內巷坊相通，河道相連，人頭攢動，叫賣不絕；

一樹垂柳，半城碧水，綠了一個城郭。城北飄來中原的細雨，城南走過江南的雲朵；一隻灰雀，還在側耳聆聽，那來自八百年前的東風夜放花千樹，一夜魚龍舞。

山外青山樓外樓。一邊是馬蹄聲聲，別有人間行路難；一邊是歌舞昇平，寶馬雕車香滿路。

宋朝被一分為二：南和北；風雅和戰亂；死亡與戰鬥；家憂與國愁。

靖康之難的煙火，始終難掩南宋偏安江表的恐懼。跪地求和，是整個懦弱宋朝的彎曲背影。

南逃，前途未卜的南逃，是那個時代從每一個宋人心目中，升起的一次次蒼涼大幕。

發明火藥的大宋，被火藥崩塌；

發明指南針的大宋，指明了一個王朝的歸宿。

誰曾想，我身處祖國腹地的故鄉，竟成了邊防。

南宋開禧二年（1206），這座鄂北崗地上的小城，迎來了他的真正的主人——孟宗政，一個戰時的棗陽縣令。

這個瞭解棗陽的孟宗政，不僅瞭解棗陽人的優點，而且瞭

解襄陽人的缺點；這個常懷天下之念的孟宗政，用意志和決心，把種田經商的百姓團結成虎狼之師，同仇敵愾，採用肩挑背扛最原始的勞作手段，一夜之間，在沙河畔，建起了一座雄偉城池。

方方正正的古城牆，是一個鐵打的國。十字縱橫，四門高築。城外，恰似沙河一樣的人民，視領土如命，虔誠地守護。

孟宗政率部，利用四周有利地形，進行遊擊戰鬥，多次打敗金兵，奪回糧草輜重。

這，與倉皇“南巡”的宋朝呀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

這座宋城，有幾級浮屠？有幾壇佳釀？那黝黑的磚瓦，是不是我先人睜大的眼睛？

風拍城樓，蔓草叢生，殆猶夢也。一種心結，從未打開。

嘉定十二年（1219），金兵再次進攻襄陽，被襄陽人民迎頭痛擊，孟宗政率眾追擊到金國境內的湖陽縣（今河南唐河縣湖陽鎮），“一鼓而拔，燔燒積聚，夷蕩營寨，俘掠以歸，金人呼為孟爺爺，自不敢窺襄、漢、襄陽。”

孟爺爺病逝，邊城襄陽的老百姓罷市三天，悲傷哭泣，隆重悼念。

後來，孟宗政的兒子孟珙，更是繼承了父親的衣鉢。這位出生在襄陽的兒郎，曾以一人之力，統禦南宋三分之二戰線上的戰事，抵抗席捲歐亞的蒙古鐵騎。

孟氏父子，與當時抗金名將岳飛齊名。小小的襄陽城，成就了孟氏父子的偉業，也多少給灰暗的、殘喘的宋朝帶來了一抹亮色，留住了一把救命稻草。

襄陽局部的勝利，與整個南宋的一次次敗退，無條件媾和，是不是上蒼有意的安排？

一截宋牆

我中原的中原呀，佘太君老了，還在掛帥；

岳飛被一天十二道金牌壓垮，還在疾呼：“還我山河”；

李清照尋尋覓覓；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；

辛棄疾北望長安，倩何人搵英雄淚？陸游臨死還在示兒……

臣心一片磁鍼石，不指南方誓不休。

整座南宋，還在口誅筆伐，進行著無為的戰鬥。

多情的大宋呀，錦繡萬千。你文化的繁榮，經濟的繁盛，與你能力的低下，造成了戲劇與色彩的衝突。

繁榮，不等於強壯；富庶，不等於久安。

南宋，丟下社稷蒼生，一路南逃，南逃，被金追，被元趕，最後，逃，無可逃。

山河破碎風飄絮，黎民塗炭雨打萍，一次次撕開這個風雅王朝的傷口。

那是光榮與恥辱的交織，那是南方與北方的糾葛，那是心酸與無奈的絕唱，那是詩與詞的流放。

許多人，還在夢裡回望中原；許多人，還在宋詞裡直搗黃龍。

弦索之音，不肯過江東。一朵執著的桃花，追上了天邊的雲彩。她們互換信物，互道珍重。

“無為在歧路，兒女共沾巾”。無數沖散的男女，親人，藝人，詞人，在南下的路上，跋涉，跋涉，顛沛，流離……究竟，去向何方？

而忠臣陸秀夫在賜死了愛人之後，和最後的一個南宋小皇帝捆綁一起，從容投海，氣壯山河。

有誰還能聽見，棗陽城頭的殺聲連天，風笛鳴響？古城牆下的千年銀杏，你是不是還沒有從痛苦中走出？

時間，只是藏在銀杏樹上的一片枝葉，初生，然後，無聲落下。

南宋，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，小小的棗陽城牆裡，不僅有抗戰的組織動員，還有市民與商賈的奔波忙碌。

棗陽，在逆境中歷練，在戰火中成熟，在戲劇衝突中豁達。

兩國交戰，不誤生意。政治的擠壓，導致商業的富庶：東街的蘿蔔，西街的肉，南關的大米，北關的水……

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。

前方的廝殺，也不能阻止棗陽人對富貴的追求，對美的熱愛：農產品、日用品，就連化妝品也進入了市場流通，大小鋪席，連門俱是，無空虛之屋，東門碼頭通四海，鎮市興隆達三江，農村的虛市在一番修飾之後，也抬起了高高的頭顱。

祭掃，佛誕，重陽，元宵，端午，眾多節日，使棗陽一時沉浸在無限喜悅與嚮往之中……

雞孵卵，爐煉丹，未宜須臾稍離。戰時拿刀，閒時出攤。

城內經商與城外務農，山呼海應；才子佳人，雅望天堂。

一條看不見的戰道，蜿蜒至每一個棗陽人的血脈之中。

《夷堅志》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：棗陽（今湖北棗陽）有一個叫申師孟的人，以善於經商而聞名於江湖之間，住在臨安的大富商裴氏三顧茅廬把他請來，交給他本錢十萬貫，任由他經營投資。三年後，本錢翻了一番，申師孟就把錢押送到裴家，過幾年，連本帶利增加到了三十萬貫。後來，裴老爺子去世了，申師孟趕回臨安弔喪，將其所委託的資本全數交回，老裴的兒子把其中的十分之三分給了申師孟，大約是白銀二萬兩。

在宋人筆記中，申師孟這樣的人物被稱為“幹人”，這便是當時的“職業經理人”。作為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職業經理人，申師孟身上體現了一些非常基本的素質——善於經營、恪守本職、忠於承諾。

一截宋牆

這個生於棗陽長於棗陽的申師孟，這個數次資助孟家軍的商業奇才，這個常年奔波于臨安與棗陽之間的愛國志士，這個最後被金人掠去而拒絕為其服務的一代大儒，同樣瞭解棗陽，瞭解棗陽的淳樸與智慧，瞭解棗陽的善良與堅強。他從棗陽走出，帶著家鄉人的腦袋和手藝，從打制傳統的金銀首飾開始，在戰亂中求生，在輾轉中做活，在錚錚宋詞的薰陶下做強。

申師孟時代，是一個商賈雲集的時代，是一個文人志士抒發志向的時代，是一個愛美至理的時代。

一個“經理人階層”，在中國商業史上第一次出現，是在宋代，在棗陽。

桃花落，江山笑，春天已走遠，誰主沉浮？

宋的物件傳至今天，還非常地精緻與完美，而今天的物件卻多了粗魯，少了靈性。這不是人的問題，而是我們與宋比，還是有些窮酸。

宋的財富，遠比盛唐強百倍，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。宋的人口首次過億，貿易量之大，食物之豐富，是中世紀最繁榮、最發達的朝代。

在蒙元入侵的前一夜，南宋人依然在關注著自己的日常生活；這麼多財富，卻沒有轉化為強國的力量，實在是千年之歎，詩詞之殤。

未來太薄，打不開結局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

申師孟的星火精神，延續、傳承至今，成為棗陽商人的法寶。棗陽金蘭首飾就是傑出的代表。他們秉承誠實、守信、重諾、善營的思想，成立了申師孟品牌，與金蘭品牌珠聯璧合，引領時尚，成為中國名牌。

棗陽的古城牆，始終保持著一貫的沉默。

它，以一己之力，最終沒能保住大雅宋室的江山；但它，卻扛起了萬千棗陽人的幸福，安康，和文明。

宋，已經走得太遠了；而以宋詞為代表的宋文化卻留在每一個人的靈魂裡。

襄陽戰時宋牆的輝煌，雖是曇花一現，卻成了永遠開放在我心坎上的花朵。

登宋牆而小襄陽，小中原。一些陳舊的陽光，最似老玉包漿，樸素而熱烈。

心，在宋詞裡浸泡久了，也有了明淨的出藍之色。三千多平方公里的襄陽土地上，隨意拈來，皆是宋詞。宋詞，只是襄陽城的封面；宋韻，則是襄陽畫卷的封底；宋牆，厚若一部史書，丹青國裡，儒雅成風。

這座夢開始的地方；這座情歸屬的河山。許多史學家都在研究宋朝，宋朝的滅亡。一致口徑是：宋朝過於以文治國；金元過於強大。我喜歡嚴肅修史，我還想補充一條：宋朝的風雅固然稱道，但它卻沒有喚醒更多更多老百姓的家國情懷。一個偉人說：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歷史的創造者。我可憐的大宋，你詩詞的天高地遠，你財富的地遠天高，就是一條條奔騰的大江大河，載著你，走進了似有似無的歷史晨昏線。你和襄陽青城一樣，是一個傷心的地理路標，也是一個性靈的文化符號。一群活生生的人，卑微地生活在你的周遭，愛著你詞的遼闊，戲的纏綿，玉的溫潤，瓷的剛強，茶的幽雅，墨的蒼老，舞的曼妙……

有時候，我在想，卑微也是一種榮耀，比如我的大宋，我的宋牆，我的詩詞。

八百年前有人拜謁，只為今天拾級而上。今天，走在宋城牆下，很多人已經記不得她當年的模樣了。絕大多數的城牆，都在戰亂中損失殆盡，只有順城灣一帶還保存不到一裡長的端倪，掩埋在歷史的狼煙之中。

一截宋牆

為了抵達，請再給我八百年的時間；為了祭奠，請賜給我一條沙河水吧。

這座用棗陽人民血肉與情感與智慧與勇敢築起的青青堡壘，你能從那一片殘磚碎瓦的印跡中，從那一株萋萋芳草的吟唱裡，尋到哪一個章節？哪一句辭令？哪一段歷史？哪一次生離死別？哪一縷歲月塵埃？

鼓聲，號角，旌旗，炊煙，勾欄瓦舍，蜿蜒成宋詞的衣袂飄飄，繁育出宋代的繁花市井。欣然運筆，是這截宋牆，教我如何與棗陽親近，與大宋握手，與文化為僧。

清明時節雨，路上行人，喚起了詞牌。棗陽相信，當她開口唱大風的時候，全世界的耳朵一定都在傾聽。

作者簡介：

牛合群：中國作協會員，湖北省棗陽市作家協會主席。先後在《人民日報》《中國青年報》《作家文摘》《星星》《中國詩歌》《散文》《散文選刊》《散文詩》《中國散文詩》《散文詩世界》《千島日報》（印尼）等報刊發表作品 400 多萬字，入選《當代漢詩》《中國散文詩》《湖北文學》等不同年度選本。獲光明日報“我的文化年”徵文三等獎、鞏義杯國際文學大賽銅獎、《星星詩刊》主辦“錦繡鄰水杯”全國散文詩大賽三等獎、孟浩然文學獎、湖北省 2016 年度文藝創新工作先進個人等獎項。出版散文詩集《半山》《一朵頂天》《千秋成珀》《十萬響頭》被國家圖書館收藏。